



人生邊際

董心

夏

那一昇嶄新的小店，百呎見方，開在半山電梯下面的街面上。正午時分，我在這裏打發片刻夏日時光。

刻着花體字「HongKong」的冰箱貼，叮叮車為主題的明信片，將「卻也」的熱鬧印在封面上的筆記本……小東小西，卻也滿目琳瑯。身着校服的男學生，為自己的背包揀了一個「好叻」的掛件，鮮紅又瘦長的華文楷體，襯着那筆挺的西褲，為他平添幾分瀟灑的自信。他還不忘為在門邊等待的女生選一隻小熊公仔，那份默契的甜蜜，讓我忽然感到，她那天藍色的裙子，恰好處地映襯着這個美麗的夏天。

也有滿頭大汗的遊客被冷氣吸引，歇歇腳，也便隨手買幾個冰箱貼帶回去送人。有本地師奶一腳踏進來，自言自語：「新開的舖頭，有咩？睇吓先！」挑別的眼光細細打量，我似聽到她心裏比較價格的算盤在「劈啪」作響，一隻文具盒顯然黏住了她的眼睛，上面的大熊貓憨態可掬，大眼睛半眨着，萌化了師奶「慳錢」的心。師奶攤手攤腳地走到店舖的最入面，豪氣地拿出20蚊面值的紙幣，大刺刺地對着店員：「有冇折呀？15蚊得唔得？」

店老闆是個不到30歲的後生仔。攀談間，他的臉上一直洋溢着清澈的笑容。當他告訴我，這昇小店、月租超過十萬，我不禁一驚：這些「小東小西」的香港文創，得賣多少貨，才能繳得起「月租」並養活老闆和店員？他像是看透我的心思，小聲說：「還不錯的，養活一家人沒問題。」

這是夏天裏的生活，亦是生活的夏天。賺錢不易，世事艱辛，但日子是火熱的，像夏天一樣火熱，只要我們有一顆進取的心、一雙勤勞的手，每一天，都是夏，美好的夏天。



心窗常開

潘明珠

澳門去茶樓鬥雞

讀者請勿質疑我的文題，其實《去茶樓》《鬥雞》，以及《尋找大將軍》一套三繪本，是「澳門歷史文化兒童繪本」系列發布會上矚目的新書。

澳門每年辦書香文化節，都邀約我和姐姐潘金英，到現場出席專題活動。今年適逢是「澳門歷史文化兒童繪本」系列新品發布，與會作家、畫家及來賓喜相逢。發布會安排主要以兒童為中心，除了由作者及畫家講述這一套三繪本的創作過程外，兼有各種互動遊戲，讓親子讀者即場玩。《鬥雞》繪本由心臟科醫生譚謙所寫，我特別喜歡，書內兩個主角，各自家裏都經營葡國雞餐廳，其一是葡萄牙本土，另一是澳門本地，彼此烹調之葡國雞互相比鬥，後來經歷「天鴿」颶風對市道影響，兩家變得「識英雄重英雄，惺惺相惜」互相交流，旨意佳。

我想這正反映出澳門人希望融合不同文化，互動交流互相包容，和諧共處，這和中華民族大同理念殊途同歸，澳門精神好！

而繪本《去茶樓》發布時，以有趣的傳統茶樓物品，展示於現場作道具，大小讀者皆可即時動手DIY合作親子共做點心，或借當中情節了解茶樓內不同職稱。何解別人為你奉茶而你用手指回應？此「叩手

禮」品茶知識，小童可即場學即場做，親自體驗好特別。

香港書展即將開鑼之際，想起過去我多次應邀在香港中文兒童文學創作獎評審，最終評出得獎繪本並結集出版，但本港未有像澳門那樣團結鼎力推廣，之後亦無進展。無奈地平心而論，澳門比香港細，兒童文學原創出版卻更見力度，更見推廣，兒童文學創作閱讀及深入民心，從來都要迎難而上加大力度呀！政府文化機構及出版社必須帶頭大力支持，有陣勢及多設法去鼓勵，像內地有冰心、秦文君、任溶溶獎等多項鼓勵青少年文學創作之獎項，澳門近年也創設不少新的文獎哩。香港在這方面就似欠奉啊！

澳門近十多年催生了新生代的兒童文學團體，楊穎虹是其中推手之一，她積極舉辦比賽及活動推廣，鼓勵新人來文學團體圍動筆耕，我期待港澳聯袂，互動合作多做栽花人，使兒童文學書香滿園，繁花似錦，人人都閱讀獲益。



●「澳門歷史文化兒童繪本」推出的三繪本系列。作者供圖



舞台客聚

潘國森

挑錯分善意惡意

讀者給受歡迎的文學作品挑錯，其動機可以分為善意和惡意。

英語讀法小說《哈利波特》全球暢銷，讀者眾多。近年互聯網盛行，方便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互通消息。有熱心「哈迷」架設網站，將7集《哈利波特》的「穿崩」事例匯總保存。大家心甘情願花時間精讀挑錯，就是為了熱愛這小說系列，希望肅清不必要的小疏漏，再版時可以改正。

長篇小說容易在小細節上出現前後不符，這個很好理解。畢竟小說通常處理虛構的人物情節，作者是人肉之軀，記不清無關故事主線的人和事是正常，即便是寫作態度非常嚴謹的名作家都在所難免。金庸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，他旁徵博引，其傑作亦不免有瑕疵。因為金庸的小說廣受讀者愛戴，歷年以來無數讀者來信反映對小說的觀感。如按第二版《射鵰英雄傳》的鋪排，黃蓉應比郭靖還早出生！金庸從善如流，第三版已經改了一些事件的時序，郭靖必是靖哥哥而不會是「靖弟弟」。

惡意挑錯的動機是低貶金庸小說的成績，或拔高自己來教訓作者。例如《射鵰英雄傳》出現的白駱駝和汗血寶馬都有人公開指斥為「不

存在」。金庸在新修版就白紙黑字回應，親自騎過白駱駝、見過汗血寶馬。還譏諷論者「未見過駱駝以為馬背腫」。

「潘老頭」挑金庸的錯，動機與「哈迷」相同。1985年編成《金庸作品集勘誤》寄給金庸，1996年寄最後一版，然後也沒有留底。此事就算告一段落。到了廿一世紀新修版（或稱新三版）面世，我有建議的改動都一眼認出來。當然無法確定我是否唯一找得出那些罅漏的讀者，說不定有些明顯的錯誤其他有心人也都看得出來。

我挑錯的原則是只管材料錯不錯，不管情節合理不合理。如有前後不符，我建議金庸在不影響人物情節的情況下，以第一次出現的說法為準。《書劍恩仇錄》有江湖上寧傳三槍，莫過一張紙，後面金庸誤書「一槍」。新三版都統一成「三槍」。我記得這是我建議的（或有份建議），那時台灣遠流公司的「金庸茶館」網站很熱鬧，吸引到全世界的金庸迷去交流。有資深讀者也看不順眼，認為金庸不必改。此君向來瞧不起潘老頭沒有上過文學院、中文系，當然不做出頭鳥，不去招認：「這是我建議金庸的。」免得他們那幫人來囉嗦我。



名人鄉情

我出生於澳門，祖籍中山石岐，可是一輩子都沒住過中山，不過澳門本來就是中山屬土，山水相依，生活品味基本還是一致的。例如焗不蟲、舞醉龍，這些中山特有的食品與節日活動，澳門依舊傳承不絕。

小時候一般在石岐習俗的氛圍中長大。父母及親戚說的幾乎都是石岐話，上課時也遇到幾位說石岐話的老師，聽過標準粵音。離開澳門以後，有時會被香港的同學刻意模仿及取笑，叫我Macau Friend，用粵語音譯可以說成「麻X煩」，還要加點地道粗話，才夠傳神。現在我說的粵語要經歷長年累月才能擺脫澳門話及石岐話的腔調，漸趨雅正。有朝一日如果返回石岐鄉間，訪鄰尋里，追尋祖輩故居的足跡，鄉音無改鬢毛衰，到時石岐話可能會大派用場。不過，現在說普通話的場合更多，粵語偶而才微露一兩句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，我第一次踏足內地，首先往訪翠亨村孫中山故居，沒去別的地方。第二次是從澳門去廣州，坐中旅社的小汽車，從早到晚，經過4個渡口，第一個渡口好像就是中山，還在岐江邊上的飯館吃石岐乳鴿。當時還能聽到石岐話的鄉音，親切明白。以後多次參觀孫中山故居，可是父祖輩的鄉下大陂村一直都沒有去過，不好找，也找不到。

大陂村位於石岐東北，屬蓮興社區。「陂」(bēi, pō)，音碑，澤澤曰陂，訓為池塘、山坡。近年大灣區交通方便，四通八達，有一次路過東裕路，從微信地圖上找到了大陂村的名字，後來沿着手機引路，徒步半小時，經過興中路、孫文東路、中山市政協、蓮塘路、

石岐尋根

黃坤堯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教授

厚興直街，結果真的到達大陂後街、大陂涼亭、大陂正街、厚興文化廣場等。村口豎立高聳的牌樓，上載對聯：「厚德載物年年旺，興業為民歲歲歡。」也就是村民最樸素的願望。村子裏蓋了很多汽車，傳說中的農田蕩然無存。「老榕樹蔭華光廟，禾穀神祠訪子遺」。

大陂正街1號有禾穀古廟，華光廟、觀音殿三座廟宇，代表村民的基本信仰。禾穀古廟供奉姜嫄，生下后稷。后稷教民稼穡，發展農業，為周朝祖先。《詩經·大雅·生民》說姜嫄無子，「履帝武敏歆，攸介攸止，載震載夙。載生載育，時維后稷。」意思是說姜嫄踩着上帝腳印的大拇指而懷孕生下后稷的，自然是母系社會古老的傳說。《詩經·魯頌·閟宮》也說姜嫄「上帝是依，無災無害。彌月不遲，是生后稷。」可見姜嫄品德純正，得到神明的庇祐，懷孕的時間夠了，順利生下孩子。這兩首詩都在讚揚姜嫄的德性。

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：「香山村落多祀禾穀夫人，或以為后稷之母姜嫄云。予謂里有社稷，社，土神也；稷，穀神也。祈年報賽，以二神為歸足矣。乃立淫宇而享祀。」屈大均認為民間祭祀、社稷二神就夠了，以禾穀夫人取代后稷，過於浮誇，沒有必要。中山現存城東三溪村的「禾穀廟」，城西的龍頭環村的原廟已經塌毀，城北大陂村的禾穀夫人像則遷移到華光廟的側殿禾穀古廟中，乃全國所僅見。

禾穀古廟對聯「禾穀鴻海宇，稻稔護民生」，以種稻為主，祈求豐收。廟裏神龕兩旁的直幡都寫上「威靈感應和穀夫人」，而神龕上頭的橫幅則寫「和穀夫人」，「禾」「和」不分，寫錯

字了，未免大意。石岐人專祀不殺夫人的信仰，可能代表姜族後裔的支派南下，在石岐開枝散葉，特請姜嫄作大地的守護神，香火不絕。

最近，我又走訪母氏的故鄉張溪村，位於湖濱中路，路口也豎立一座牌樓，易於辨識。張溪村在石岐北部大信社區，原有的河涌現已不存，闢為馬路及菜市場，旁邊的土地公更是民間的守護神。張溪路不長，很快就可以走到岐江邊上。岐江水清，草木青蒼，鷗鳥飛翔，挨着江邊可以一直走到岐江橋，也就是石岐的市中心了。聽說祖輩就是從張溪村坐船出發沿着岐江去澳門的，「悄立河涌風景異，石岐喚渡草萋萋」，不禁回想八十年代初期過渡的感覺，浮想聯翩，恍惚相似。



●禾穀古廟對聯「禾穀鴻海宇，稻稔護民生」，以種稻為主，祈求豐收。作者供圖



象袖乾坤

余似心

智能機器人的年代

近年全球最火爆的名詞是智能(AI)和機器人，中國在這方面的發展速度驚人，使幻想的世界成為現實。據Grand View Research資料顯示，2024年全球智能「陪伴」功能的市場規模已達281.9億美元，預計2025年至2030年將以30.8%的複合年增長率迅速擴張，可見智能機器人正改變世界，不久便會成為你我生活的一部分。

內地的智能機器人研發企業如雨後春筍，有些產品已銷往全球160多個國家及地區，全球使用者超過百萬。智能機器人的產品功能各異，當中用在醫學方面的，可加快醫藥用品的研發，肯定造福人群。活動能力有困難的長期病患者，將可透過機器人獲得合適的照顧，如日常生活起居、協助身體活動，他們便不用長期臥床與外界隔離，對身心康復肯定有莫大幫助，也減輕家屬照顧者的極大壓力。

陪伴機器人的需求肯定強大，這些機器人的設計有着37.5℃模擬人體的體溫，備千多種行為表現和自學能

力，能為用戶提供情感交互，必定有回應，而且可以設計成任何要求的模樣。「情感陪伴」成最大賣點，人類愈來愈長壽，也愈來愈孤獨，照顧老人的機器人相信會取代不少外傭的工作，亦會更盡責。

對於兒童，智能機器人除可以取代父母和傭人的照顧，還能充當玩伴和補習老師，隨時隨地解答任何艱難的問題，提供廣泛的知識，有着無數有趣的互動電子遊戲，可以不同的語言溝通讓孩子學習。

智能機器人可以是最體貼聽話和聰明的伴侶、家傭、寵物、玩伴、子女、父母……取代和結合了不同的角色。它不會老病，可隨時升級，轉換型號或牌子。人與人之間相處易生矛盾，不少人不相信婚姻制度，不願生育下一代，在習慣使用電子產品的年代，選擇與智能機器人為伴似乎是自然發展的大趨勢。

不久大家身邊總有一個機器人，人類之間的話題就離不開炫耀自家的「陪伴」軟件功能有多強。



網人網事

理美美

乖孫經濟學

據說，年輕人最新的熱門職業已經從「全職兒女」升級成了「全職乖孫」。在社交平台輸入相關搜索就可以看到這條「全新賽道」。一群年輕人宣布自己找到了人生新定位：放棄職場內卷，回歸家庭，專心致志地當祖父父母的全職乖孫。「與其在外打工給別人當孫子，不如去伺候親生的爺奶。」他們晒出陪爺爺下棋的照片、帶奶奶做瑜伽的視頻，以及姥姥刺好的荔枝和姥爺端出的四菜一湯，配文多是「全職(外)孫子/女的一天」之類。

好處顯而易見。「強行照顧」年富力強、精神頭兒普遍優於自己的爹媽，難免被質疑「啃老」。而以「雞娃」為天職的父母面對宅娃也少不了焦慮、催促和嫌棄，日子久了影響家庭和睦。可祖孫就不一樣了，局面瞬間變成「三贏」：孫輩有吃有喝有零花錢，祖輩身體精神得到陪伴，而爹媽一輩沒空陪老人的愧疚感也減弱了。正所謂：「一人全職乖孫，全家找到舒適區。」

有作者寫這段時甚至自己把自己都感動了，回歸家庭、個人成長、生命真諦等等價值上了一個週。正向的價值當然要肯定，但事情本身也絕不都是光明。表面看來，全職乖孫是一種傳統孝道的回歸，但若掀開這層溫情面紗，卻也很容易看到硬幣的另一面——底色仍是啃老，只不過這次的對象上移了一輩，且披上了一份名為「孝順」的華麗外衣。

甚至，與「全職兒女」比起來，「全職乖孫」帶有更多的算計和策略。乖孫族們認為，在房價高企、就業艱難、職場競爭白熱化的今天，與

其一身班味996或博士送外賣，不如回到老宅，用陪伴換取食宿乃至零花錢。而與父母相比，祖父母一代往往有更好的物質條件，且情感需求更為強烈。

這是一種經濟學上的等價交換：年輕人提供情感慰藉，老人提供物質保障。但這到底是回歸家庭、生命真諦？還是親情貨幣化、孝心變證券了呢？

此外，勤於在社交平台發帖的全職乖孫們本身也是在經營賬號。陪伴爺奶的日常，既是溫情生活，也同樣是流量。孝行到底是真心實意還是展演素材？親情到底是自然流露還是個人形象管理？

這中間的界限不知在哪卻真實存在。在這場「全職乖孫」風潮中，代際關係的物化趨勢令人憂慮。祖孫情本應是人間至純的情感之一，卻被異化為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換。老人們得到對抗孤獨的安慰劑，年輕人則收穫逃避社會競爭的避風港。這種「偽陪伴」表面上其樂融融，實則雙方都沉浸在自己編織的幻覺中——一個以為得到了親情，一個以為找到了捷徑。

需要理解的是，年輕人有他們的無力和無奈。當正常的上升通道受阻，當努力與回報嚴重失調，一些人自然會選擇阻力最小的生存策略。但問題在於，「啃老」無論怎樣變態，都終究不是長久之計，祖父母的資源終會枯竭，人生終將逃無可逃。

或許，我們該重新審視「乖孫經濟學」的代價。年輕人需要的不只是生存的捷徑，而是生活的通道；老人渴望的也不只是形式上的陪伴，而是真正的情感連接。而當「孝順」變成職業，人們失去的定將比得到的多得多。



信而有征

劉征

早先看過一部小說《魔山》，當中有一個片段，是主人公進入山療養院之後不久，他就知道這裏有一個日程——聽博士克洛可夫斯作報告，且這一系列報告還被彙編成一個總題目，叫做《愛情作為致病的力量》。

當然，如果你看完此書，知道了《魔山》是托馬斯·曼對人類理性的一種反思，並指出了現代社會總是把動感情這件事看成是一種病症，你就很能理解為什麼在這部書的剛開始，作者會安排這樣一位博士，去講這樣一個題目，因為愛情正好也是感情的一種。所以，在一個只追求理性的邏輯當中，愛情也是病症。於是，這本杜撰出來的書，以及與之相關的情節一下子就作為深化主題的細節佔據了一個篇幅，又因為文中處處都有這樣的布局與隱喻，你就會覺得這書果然大有深意。不過，有些人甚至不需要看這部書的全部，他一旦看到這報告的題目本身，就知道了作者的用意。因為，他自己就是一個感情用事的人。這書於他而言，就十分易讀。同樣的手法，賈寶玉也曾用過。在《紅樓

杜撰與用典

《夢》第三回中，寶玉為黛玉取一別名「顰顰」，並杜撰出一本書《古今人物通考》，說其中有一句「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畫眉之墨」。探春於是笑道：「這又是你的杜撰。」其實，這本隱藏的書並非不存在，它意味着一條線索，表露了作者的心跡，隱藏着一種動機。這動機並不言明，僅僅留給那些只看寓意就知道它是什麼的人。而那些要去質疑此書真實與否的人，作者簡直無法回答他。

倒不是他不願意，只是因為他無從談起。這隨口說出的話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系統的一部分，它牽一髮而動全身。所以，既然解釋起來那樣龐大複雜，答者乾脆閉口不談。這就是寶玉與探春的隔閡。某一日，寶玉對黛玉說：「我雖有兩個兄弟姊妹，難道你不知道，那都是與我隔母的，我與你也是一樣。」可見以性情論，外在的一切標準好像都失靈了。就好像一個人，無緣無故愛上了另一個人，這喜愛如此無來由，你非得逼他道出原委，當事人或許可以勉強給了一個答案，可你卻依然不明就裏。

其實，你固然沒有聽到你想聽的，講者又如何不知道這解釋不高明。因為他從一開始講起，就沒有感受到對方了然般的那種感興趣聽下去的回應。於是，他也就無從談起了。因為一種談論需要感覺，感覺的部分是要依靠不用言明就知曉的一種氛圍營造的。這或許和我們的認識有些出入，我們一直覺得要交流就得開口說話，可一旦沒有了這種了，開口說話的慾望就神奇般消失了。可見要在一種談論當中獲得情感上的愉悅，勢必需要興趣相投。

所以，現代會議往往用一種形式將人的這種感受固定下來，那就是主題會議。在一堆完全不同的人當中，給出一個共同的、大家都感興趣的主題，大家談及此事，便各抒己見，主題因而會在討論當中愈加凝練。尤其當這個主題來自某一專業領域，討論獲得的收穫便也愈大。甚至於，主題愈是狹小，交談的深度愈深。這時候，交談會成為一個禮物，超越了異質性帶來的障礙，令人和談話都成為有益的，它於是也就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